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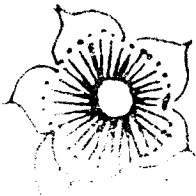
林从龙 编
侯孝琼

我的老师

四川教育出版社



我的老师



四川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定与
封面设计：刘云泉
版面设计：唐 瑛

我的老师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剑阁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75 字数223千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800册

书号：7344·263 定价：1.45元

编者的话

九月金秋，是收获的季节。当绿树成林，硕果满园的时候，谁不思念用心血育苗的园丁？

第六届人大常委会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九月十日为教师节，是大有深意的。

教师，是探索者的烛光，是奋进者的路石，是攀登者的人梯。社会上各方面杰出的人才，有谁没有受过老师的启迪和教诲？他们走向成功的第一步，都是老师帮助他们迈出的。

看，这本书里有着最真实的记录：无论是领袖、将军、作家、科学家，他们都把自己的成就和老师的指引相连，时间，冲不淡对老师的深情忆念，无论是稚嫩的孩子还是已届暮年的老人，他们都不忘老师的恩情；地域，隔不断他们对老师的怀想，对健在的老师，他们千方百计去寻访；下世的老师，他们还在梦里去追寻；无论在遥远的海外，还是在遥远的边城，他们声声呼唤着：“老师，您在哪里？”

老师，又是民族的启蒙者，心灵的工程师，他们用毕生精力，育出满园桃李，培养了代代新人。教师这个职业，平凡而伟大，实在应该是社会上最受人尊重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

当第一个教师的节日来临的时候，我们从大量怀念老师

的作品中，选编了这本小册子，作为一束鲜花，一瓣心香，敬献给千千万万终身尽瘁于教育事业的园丁。

编 者

目 录

藤野先生·····	鲁 迅	1
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	陈梦韶	7
记吴瞿安先生·····	郑振铎	25
我的先生闻一多·····	臧克家	31
紫色的雾		
——忆念朱自清先生·····	闻 山	43
老师的楷模		
——回忆徐特立在延安自然科学学院·····	贾建平	49
范明枢先生·····	吴伯箫	52
叶老尊重“私淑弟子”的意见·····	王向东	62
私塾师·····	何其芳	61
我的语文老师·····	丁 玲	71
五十年后访老师·····	韦君宜	74
我的老师·····	刘国正	77
孙寒冰先生·····	靳 以	81
华老师，你在哪儿？·····	王 蒙	89
我的好老师艾思奇·····	宋振庭	94
忆萧殷老师·····	罗源文	98
老师·朋友·“场外指导”·····	龙世辉	104
遥祭恩师郭绍虞先生·····	祝敏中	113

程千帆教授教书育人二三事·····	龚放	116
我的女教师·····	舒群	121
我的老师·····	姜德明	130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柏峰	137
怀念高怀玉先生·····	毋国政	139
九山乡梦绕师门·····	夏鼎	145
老师,您在哪里?·····	闵国库	147
回忆日本教员小岛·····	李耀华	151
中秋节里师生情·····	庄之明	162
陶淑范校长使我热爱教师工作·····	韩吉辰	164
我的指导老师·····	曾果伟	167
忘不了你,柳老师·····	马瑞芳	179
想当校长的女老师·····	仲承全	184
君放老师·····	白渔	187
悼念我的老师李又然·····	胡昭	193
白发与血丝的回忆·····	戎之随	205
在“学海书堂”里·····	李盛华	217
我的老校长·····	张京平	222
我的启蒙老师·····	肖煜	227
我的老师·····	董存幸	232
治学和为人的楷模·····	蒋润荣	237
弥留之际的陈老师·····	张梅珍	240
郭老师与我比身高·····	桂夏至	242
宽容、慈爱的孙老师·····	张业文	245
怀念任仲英老师·····	章炼烽	248
哼起《小燕子》 想起我老师·····	曾建勋	252
为了拳拳师心·····	杨芳	254

老师给了我勇气和智慧	丁 溶	257
常常想起他	晓 雪	259
卢老师	马识途	262
作文和书信的回忆	杨旭村	269
一刻不忘老师对我的希望	朱宝彤	272
我们的“司令”	杨桂芳	274
未见过面的老师	李素楨	277
我发蒙的时候	李成恕	279
我的启蒙老师蒙圣瑞	张 弦	282
悼念周钢鸣老师	黄克夫	285
王老师留给我的幸福记忆	杨思河	289
风雪夜中学校里亮着一盏灯	曹宗智	291
沙坪校长，我们怀念您	王洪兰等	293
王老师用心血汇成的“暖流”	沈 言	295
李玲璞老师家那醉人的蟹香	刘堂江	297
一杆教鞭	周碧华	300
我的老师穿花棉袄了	陶淑范	302
恩师常肇泉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	魏崇实	305
为学生成材而骄傲	苏 牧	307
体育老师	叶至诚	309
高贵的战马		
——缅怀彭柏山老师	刘再复	313
丰碑，在人民心中		
——怀念国师（二师）的各位老师	李允经	318
丁老师和他的书架	黄世衡	324
我的老师	魏 巍	328

遥望南天英雄树

- 怀念玉麟师……………**碧野 331**
怀念胡维元老师……………**林从龙 335**

藤野先生

鲁 迅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

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

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束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到我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

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

(选自《鲁迅全集》第二卷)

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

陈 梦 韶

伟大文豪鲁迅先生，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到达厦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离开。从一九二七年离开厦门，至一九八一年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恰好是半个世纪又五年。在这半个世纪又五年中，作为听他讲课学生的我，是时刻忘不了他的。

鲁迅，还是周树人？

鲁迅先生在《自传》里说：“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西滢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可知陈西滢“开始发表”以后，北京段祺瑞及一般人，才晓得“鲁迅”就是周树人。在未“开始发表”之前，不只是北京段祺瑞及一般人，就是厦门大学及当时国内各大学的学生，也都不知周树人就是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到了厦门大学之后两星期，即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开学的前夕，在厦门大学群贤楼下布告牌上，贴着一张文科办公室布告，大意这样说：“周树人先生已到校多

日，其所担任的‘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及‘声韵文字训诂专书研究’三门功课，定于下星期起，开始上课讲授，希各注意，此布。”当时有许多同学，特别是从青岛、南京、上海各大学转来的学生，都很惊愕失望，纷纷议论：“不是说鲁迅先生要来担任‘中国小说史’和‘中国文学史’吗？为什么又改请周树人来呢？”因为那时大家都不知道周树人就是鲁迅先生。在鲁迅先生辞职要往广州中山大学之前，我写了《送鲁迅先生之广东》一篇白话诗，共六段，其中第一段就是记述这件事的：

我昔读书初听见了鲁迅，

我以为他是姓鲁名迅的鲁先生。

今秋您来主持厦大国学院，

揭晓了真姓名变成周树人。

你们会稽周家三弟兄，

海内外还有谁不知情？

但我实不知这大名鼎鼎的鲁迅，

就是周教授变化的灵精！

这篇白话诗，当时曾抄呈鲁迅先生就正，鲁迅先生看了，亦为之莞尔而笑。后来我把这篇白话诗，收入《破釜沉舟集》，把油印稿本寄给鲁迅先生。他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日《鲁迅日记》里记云：“收陈梦韶所寄诗稿一本”，就是指收到这个集子的油印本。

担任文科两门功课

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时候，除却为国学院研究生批改卷子，及为国学丛书选编小说书目之外，还担任文科国文系所